

《讀「文心雕龍」劄記》

學兼中印，出入儒釋

王更生

• 51 •

「文心雕龍」的作者劉勰，字彥和，因為他在南朝梁天監年間擔任過東宮通事舍人，所以後人管他叫「舍人」，晚年曾變服出家，改名「慧地」，則「慧地」就又成了他的法號。劉勰是漢齊悼惠王肥的後裔，他的曾祖叫仲道，做過宋建武參軍，祖父靈真，父尚，任宋越騎校尉，曾叔祖劉穆之，叔祖劉秀之，劉欽之，在劉宋時代也都任職朝廷，可說是係出名裔，一門宦達。當時的劉家，自永嘉之亂，衣冠南渡後，都集中居住於京口（今江蘇鎮江），對南朝的政治、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

南北朝是個變亂紛乘，釋老並興的時代，傳統的

儒家思想已不足以維繫世道人心，京口劉氏這個龐大的家族，經宋歷齊，為時雖不滿百年；但由於平時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，一旦時異勢變，那些執紼子弟就自然的家道中落了。所以劉勰三歲喪父後，生活頓陷窘境，寡母弱子，相依為命。大概是劉勰二十歲左右，母親又相繼病故，在那個純農業的社會裏，一個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的讀書人，謀職相當困難。根據梁書劉勰傳的記載，他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，到上定林寺，幫釋僧祐整理經藏，抄撰要事。

釋僧祐是位精通義律的高僧。劉勰又自小「篤志好學」，對我國傳統的學問早已奠下良好的基礎，現

在復日與內典爲伍，連續下了十幾年的苦工，儼然成了學貫中印的名家。凡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，都能請他製文爲榮。其間他幫助釋僧祐編了不少的著作，如出三藏記、世界記、釋迦譜、法苑記、弘明集等。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親炙他的手澤，大概是當以上各書殺青定稿以後，這時他已年逾而立，便開始造「文心雕龍」，到齊和帝中興元、二年之間，前後可能化了五至六年的時光，才完成了這部空前絕後的鉅著。過去劉大杰作中國文學發達史，提到「文心雕龍」的成書，認爲「一定是當劉勰未深信佛教以前。假使他篤信佛教的話，絕不寫這本書。卽令是寫，也絕不至於在五十篇三萬七千多字中只有『般若』一詞」。現在許多同好根據劉勰平生和佛教關係的密切，心裏先預存着「文心雕龍」不可能不受佛典的影響成見，想盡辦法拿書中的架構、措辭、文意來附會，這實在不是持平的態度。要知道「文心雕龍」乃完成於他的早年，尤其是在他第一次校定經藏以後，對佛典尚在繼續研究而未堅深信仰之前；且其述作之意，又旨在樹德建言，讚聖述經，作爲問政的憑藉。所以我覺得劉勰著「文心雕龍」，以儒家思想爲主導，是理

所當然的事。

相傳「文心雕龍」既成，劉勰曾負書以干沈約，約讚其深得文理，常置几案。勰便因而蜚聲文壇，爲士林矚目。大概在梁武帝天監初年，經沈約的推薦，擔任奉朝請，從此劉勰遂正式活躍於政治舞臺，達到了他「摛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梁」的目的。天監三年（五〇四）兼中軍臨川王宏的記室，次年遷車騎倉曹參軍，七年（五〇八）出任太末令，政有清績。十年除仁威南康王記室，十六年（五一七）也就是在他五十四歲的時候，兼東宮通事舍人，史載當時昭明太子年方十七，雅好文學，深愛接之。至於劉勰三校經藏的時間，據考第一次當然是在父死母歿以後，依上定林寺釋僧祐整理經藏，此次參與的人數不詳，不過我們從慧皎高僧傳裏，知道除劉勰以外，僧祐的朋儕、高足如釋僧柔、釋法通、釋智進、釋正度、釋僧護、釋法悅等，恐怕都參加了這個盛舉。第二次在天監六年（五〇七）奉敕同釋僧晏、釋僧智等才學道俗三十人，同集上定林寺，抄一切經論，以類相從，凡八十卷。這一次由於人數最多，需時也最短。第三次是梁武帝普通元年（五二〇），劉勰五十七歲光

愛書人佳音

家庭叢書推薦展 藝術圖書大展

六十五年一月五日至
二月十五日

全臺書城

電話···3715572
郵撥··102657

臺北市館前路五十九號

景，奉敕與沙門慧震撰經於上定林寺，由他本人主持。這一次看情形規模不小，只可惜高僧傳不載慧震的生平，否則，我們也許會有更進一步的發現。此次校經，劉勰的思潮極不平靜，因為釋僧祐在三年前去世了，他不僅深感人天永隔，死生師友的悲哀，同時自己老而無依，也有寂寞無助的感傷。尤其當他三校經藏之後，對佛教已具有深湛的信仰，因而燔髮自誓，啓請出家，就成了劉勰的歸宿。

「文心雕龍」五十篇，是一部體大慮周的著作，不僅齊、梁以前不曾有，就是齊梁以後也未之見。正如顧亭林日知錄上說的：「古人之所不及就，後世之所不可無，此謂之創見。」「文心雕龍」正是劉勰的千古創見。至於對南朝佛經的集結與整理，他費時最久，用力最勤，貢獻也最大。儘管慧皎沒來得及把他列入高僧傳，可是在他大約短短五十九年的人生旅途上，有這部「標心萬古，送懷千載」的鴻文巨製，就不怕不能「炳耀垂文」，「懸諸日月」了。他的作品，除「文心」而外，居今可以考見的還有滅惑論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文，以及出三藏記、世界記、法苑記、釋迦譜、弘明集等書的序文，梁書本傳上說他有文集行世，今佚。